

## 屋頂——邊緣

屋頂上，指針答答踏過子時，雨水順著東北季風滴落到我的手背上。我躺在屋頂邊緣，望著朦朧的世界。天空很黑、很深，烏雲層層疊疊，像一個幻境。我遺失了意識，在真實與虛幻間，自我與世界的交界處游移。

「我總是準備好要從自己生命的屋頂跳下。」我想起珍奈·溫特森說過這樣的一句話。那麼，這裡就是我生命的屋頂。

遺留於記憶廢墟中的那片屋頂，在我高中時外宿的公寓樓上。斑駁的天台繩索交錯，白天是曬衣場，晚上是防空洞。我總是躲在那裡，逃避日常無限延伸的軌道。那時候，我住在第九層，而屋頂在第十四層，得繞著陰暗的樓梯間走上去。屋頂上面還有樓梯，垂直貼著牆面，要像攀岩那樣抓住梯子往上爬，才能抵達更高的屋頂。我喜歡屋頂上面的屋頂，因為我想躺在最高的地方。於是，我握住鐵梯的踏板，上頭沾滿雨水，就這麼奮力地往上爬。腳滑了，就用手撐著，手也滑了，就把整個身體貼在梯子上，硬是把自己拖上去。

屋頂是另一個世界，阻擋現實的喧囂。我躺在鐵梯旁大口喘氣，卻覺得這一切都值得。也許是因為離天空特別近，我才發現雲層移動得很快、很快，屋頂有自己的時間。我看著烏雲出現、消失，又出現、消失，像永無止盡的日子。一天過去，另一天又過來，播放著類似的曲調，窄小的風光。我不能加速、減速或暫停，我只能在一旁默默地觀望。烏雲以烏雲的速度飄移，很自由。如果日子以我的節奏走，白天就能過得快一點，夜晚走得慢一些。這樣我就能待在屋頂上，以我的節拍吸氣、吐氣，好好結束這一天。如果二十四小時是一個鬧鐘，我就能在白晝關掉提醒，再睡十分鐘。然而，我只是把自己浸泡在幻想裡，每天都活得像在調整時差。

滴答、滴答.....錶針不停地行進，烏雲飄了過去，雨又降了下來。滴答、滴答.....教室裡的時鐘也在走。鐘聲響起，我不知道怎麼把自己裝成一個高中生，挺直背脊，坐在早自習的課室裡。那裡有我害怕的軌道，筆直向前，每個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跑。似乎前面有光，而我看不到。滴答、滴答.....上課了，下課了，我忍受時間把生命肢解成一塊又一塊。我想逃走，但軌道密密麻麻，我只能暫時躲回屋頂。屋頂靜謐又安全，但雨下得越來越大，我還是得提著心，從反方向爬下去。

天空離我越來越遠，烏雲走得越來越慢，一大片蓋到屋頂上。時間變慢了，或其實這才是真正的時間，屬於現實的。白天很快就來了，我又回到了軌道上。

我走了十四層的階梯下樓，繞過闐寂的中廊，沒有人發現我。警衛大叔的收音機正在播報日間新聞，而他盤著手坐在旋轉椅上，打起了呼嚕。我穿過警衛室，呆站在公寓的門廊，不知道該往哪裡走。天剛剛亮，魚肚青的天色下，紅綠燈一閃一閃地指揮空蕩的十字路口。世界如此靜默，只有雨聲，和那家早餐店鍋碗瓢盆的碰撞聲。「小蘋果」豆漿店的招牌被點亮了，喚醒惺忪的一隅，也興起我想喝熱豆漿的念頭。我走到「小蘋果」的騎樓下，它還沒開，熱氣從半掩的鐵捲門縫散出，撲到我發冷的雙頰上。我眯起眼睛，坐在路口等它開門。看著裡面的人用大鍋爐煮豆漿、炸油條，世界與我的距離如此微妙。蒸氣濛濛，似乎這一切都只是虛幻的感覺，沒有順序。屋頂上，屋頂下，時間如此錯亂，一片混沌。

滴答、滴答.....錶針一分接著一分跑，我得趕上七點二十分的鐘聲。白日亮晃晃，令人暈眩。從公寓到學校的一小段路上，我徹底變成另一個人。我在白天佯裝成另一個自己，一個準時上學、吃飯與補習的正常人。我跟隨眾人的步伐，在沉重的日光下升旗，一邊立正站好，一邊對抗時差。因為整夜沒睡，我支撐不了身體，只能任由它癱坐在操場上。我的精神在別處看著，靈魂飛到很遠的地方。輕飄飄的，我看著所有人整齊地排成一列又一列，像一支軍隊。但他們沒有槍，看起來如此渺小，卻又如此精神。國旗一截一截被升了起來，教官站在司令台上，在國父遺像前發號施令：「立正、稍息、向右轉！」轉！轉！轉！尾巴收得急促又有力。我還在地上。他舉起手心的指揮棒指向我，對我說：「不要偷懶！」所有人都肅穆地看著前方，但他們都看到我了。我滿懷罪惡感，深怕他們誤會我裝病。我只想徹底把自己埋起來。但他又說：「立正！立正！」精神抖擻，容光煥發。我也在心裡對著自己大喊：「立正！立正！立正！」一陣噁心從胃裡翻攪上來，我覺得自己再也站不起來了。

我被送到保健室，但沒有什麼病徵。我沒有病，我只是需要一點時間和空間，靜靜待著，然後好好睡一覺。夜晚悄悄地溜走，白日如此漫長。我被送到教室，又被送到輔導室，沒有一刻閒暇。生命是無限循環的旋轉木馬，我坐在馬背上，好多雙眼睛盯著我看。

我把自己埋在行事曆裡，這是我唯一想到能督促自己活著的方式。我記下幾

十件待辦事項，穿梭於其間，這裡做一點，那裡做一點，沒有一項能打上勾勾。我為此感到氣餒，於是更加荒唐地墮落。望著眾人積極地尋找生命的出路，我卻只想墜入幽暗的深淵，淵藪裡的縫隙，就此蜷縮在裡頭。而屋頂就是我的縫隙。日子界線分明，我該做什麼、不該做什麼都如此明確。但我仍舊分不清自己清醒或作夢。有時我會在屋頂醒來，以為昨晚的一切只是一場夢。夢裡，我躺在屋頂邊緣，沒有光，一片黑暗。雨一直下，一滴又一滴落在水泥地上。遙遠的樓梯間裡，還未入睡的人循著逃生指示燈走上樓，想確認些什麼。咕噠咯噠.....寂靜的夜裡，藍白拖鞋踩在鐵梯上。黑夜破了一個洞。我把臉貼在地上，凝視聲音的來源。一幢影子朝我的方向打開手電筒，一秒、兩秒、三秒.....像是在對自己說:「確認完畢，生命跡象穩定。」

我醒了，雨還在下，一滴又一滴落在我的睫毛上。天空還很黑，我看見底下有光。黃色燈泡一串串被水氣暈染，模糊了夜色。好像一片樹林，螢火蟲成群飛舞，試圖照亮每個角落。那是城市裡的火龍果田，看守混濁的黑夜。我拉起大衣帽，專注地盯著那片光。我多麼地需要屋頂，屋頂的黑暗讓我平靜了下來；屋頂的光守護著迷茫的我。現實中使我痛苦、憤怒或焦慮的一切，都被屋頂隔絕了。繁星清冷，這裡一切安全。就像吉本芭娜娜《廚房》裡的一段話:「我只想沉睡星光下。我想在曙光中醒來。除此之外的一切，都任其淡淡逝去。」

記憶是一片斷垣殘壁，猶如壁虎被截斷的尾巴，無論再怎麼掙扎、扭曲，仍尋不回遺失的本體。屋頂，與屋頂上的一切，對我來說就是這樣的存在。在那裡，時間被模糊了，沒有秩序。只剩下破碎的意識，和對屋頂本身籠統的印象。是這些印象撐起了一片遺跡，為那段錯亂的日子留下註腳。

搬離那棟公寓的前一晚，我待在屋頂上，望著烏雲層層疊疊，飄移閃現的洞口鑲嵌繁星。也許這就是物換星移，世界在屋頂之上不斷地重生，而後我成長了。我考上大學，離開了那個地方，卻覺得一切都被遺落在屋頂上。空白的天台，繩索交錯，主婦們邊曬衣服，邊在陽光和煦的午後閒談。她們不會知道夜晚的狂風暴雨，如同無人知曉我靈魂裡的漩渦。屋頂邊緣，生與死的交界，十七歲的我躺在那裡，把全部的自己交給了它。複雜而破碎的情感湧出，被高台上的風吹得魂飛魄散。很多種未來在上方盤旋，我試圖捉住，卻又散落，最終只能渾渾噩噩地走下樓。

我不再爬上屋頂，卻已把它裝進靈魂的某處。我仍舊需要躲藏，但我已經學會將自己埋進心底。在內心深處，那裡有一個世界，世界裡有一片屋頂。我在屋頂上蜷縮著身體，不再徘徊。